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冊
三

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五十二

第三集六

新會 梁啓超

禹貢九州考

夏代九州境域。以今地確指之。頗非易。古今學者聚訟不一。今以武陵楊氏丕復道光人問輿地沿革表所考訂爲藍本。略正其誤。

冀州 帝都所在。禹貢不言其境域。蓋起自塞外。東受降城。至山西大同府廢東勝

州界折而南。經平魯縣。及太原府之河曲。保德興縣。汾州府之臨縣。永寧寧鄉石樓

平陽府之永和大寧吉州鄉寧。蒲州府之榮河臨晉永濟。過雷首山折而東。經解州

之芮城平陸。絳州之垣曲。及河南懷慶府之濟源孟縣溫縣武陟。衛輝府之獲嘉新

鄉汲縣。彰德府之湯陰安陽臨漳。直隸廣平府之成安肥鄉曲周。順德府之平鄉廣

宗鉅鹿。冀州之南宮新河衡水。深州之武邑武強。河間府之阜城獻縣交河。天津府

之青縣靜海滄州天津。北歷順天府之寶坻。東至遵化州之豐潤。永平府之灤州樂

亭盧龍昌黎撫寧。又東歷山海關。南及錦州府之寧遠廣寧。此西南東三面之界也。

北界則不可考矣。

兗州。蓋起自河南衛輝府故胙城縣。東歷濬縣及彰德府之內黃。直隸大名府之大名元城。山東東昌府之冠縣館陶臨清邱縣武城。濟南府之德州。直隸河間府之吳橋東光。天津府之南皮。折而南。歷山東武定府之濱州惠民商河。濟南府之濟陽臨邑齊河。東昌府之茌平。泰安府之東阿。兗州府之陽穀壽張。曹州府之鄆城荷澤。直隸大名府之清豐開州。此其四周之界也。

青州。北界則山東泰安府之平陰。濟南府之長清歷城齊東。武定府之青城蒲台。利津。青州府之高苑。南界則泰安府之肥城泰安萊蕪之北境。青州府之諸城。由是入海。盡登萊二府境。更越海至朝鮮。訖遼東之地。皆青州也。或謂朝鮮不在青域者。誤。蓋嵎夷卽朝鮮也。

徐州。起山東泰安府之東平新泰沂州府之蒙陰沂水莒州日照。江南海州之贛榆並海而南。至淮安府之安東清河。及泗州五河。鳳陽府之懷遠宿州。徐州府之碭山。山東兗州府之金鄉汶上。曹州府之鉅野。卽其四周之界也。

揚州。蓋自河南之光山光州固始。歷江南潁州府之阜陽霍邱潁上。鳳陽府之壽州。泗州之盱眙。淮安府之山陽鹽城。揚州府之興化及如皋通州太倉。松江府之上海。浙江寧波府之鎮海象山。台州府之寧海黃巖太平。溫州府之樂清瑞安平陽。福建福寧府之霞浦。福州府之羅源連江長樂福清。興化府之莆田。泉州府之惠安同安。漳州府之海澄漳浦詔安。廣東潮州府之潮陽惠來揭陽普寧大埔。嘉應州之鎮平平遠。江西贛州府之定南龍南。南安府之大庾崇義。吉安府之龍泉永寧永新。袁州府之萍鄉萬載。瑞州府之新昌。南昌府之寧州武寧。九江府之德安瑞昌。湖北武昌府之興國。黃州府之蘄水廣濟蘄州羅田。卽其四周之界也。

荊州。蓋自湖北宜昌府之興山鄖陽府之房縣竹山襄陽府之南漳。歷荊門州及安陸府之鍾祥京山。德安府之隨州應山。黃州府之黃安麻城黃岡。武昌府之武昌通山咸寧崇陽通城。湖南長沙府之瀏陽醴陵攸縣茶陵。郴州之興寧桂東桂陽宜章。由是踰嶺而南。包廣東之南韶連廣惠肇羅高廉雷諸府州。又包廣西全省及貴州之黎平都勻鎮遠銅仁石阡思州思南諸府。遂及四川之西陽彭水。湖北施南府

之宣恩利川建始。宜昌府之巴東。是荊州之界也。或謂嶺南之地。其時未闢。不當屬於荊域。然禹貢五服原有要荒。五服之外。薄及四海。咸建五長。嶺南豈不在要荒。五長之內。又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其時亦尙未闢。而得列於揚州之域。何兩廣不可入荊州之域乎。至欲連兩廣交趾。皆爲揚域。此又史家之謬也。

豫州。蓋自華山而東。歷河南。陝州之閩鄉。靈寶。河南府之澠池。新安。洛陽。孟津。鞏縣。開封府之汜水。河陰。滎陽。滎澤。陽武。衛輝府之延津。封邱。考城。直隸大名府之長垣。東明。山東曹州府之定陶。曹縣。城武。單縣。河南歸德府之夏邑。永城。江南潁州府之亳州。阜陽。蒙城。河南光州之商城。息縣。汝寧府之真陽。羅山。信陽。湖北德安府隨州之北境。襄陽府之棗陽。宜城。光化。鄖陽府之鄖西。東境。及陝西商州之商南山。陽維南。是其四周之界也。

梁州。蓋自西傾山。歷甘肅。階州之成縣。秦州之徽縣。兩當。陝西漢中府之鳳縣。褒城。城固。洋縣。及商州。鎮南。湖北鄖陽府之鄖西。保康。鄖縣。竹谿。四川夔州府之巫山。此其北東之界也。其西南界。以黑水不可考。故其界未可指實。但經所言黑水有三。

皆同一黑水。其言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是黑水自雍州之西北起直抵於南海而止。故雍梁二州其西皆以黑水爲界。至於三危以下中間有黃河隔斷似不能越之而過。然西北之水多伏流。卽黃河星宿海之源亦鹽澤伏流所發。安知黑水不伏而仍出乎。考入南海之水惟瀾滄江源遠而大直界雲南西境先儒指此爲黑水下流。其說蓋亦可信。梁州旣以此爲界。則今雲南全省及貴州興義安順貴陽平越遵義大定諸府境皆爲梁域。而四川不待言矣。乃禹貢雖指必謂梁雍之界不同一黑水。而以瀘若繩等水合爲梁州西南界之黑水。是誠杜撰不經之說。其於黑水入於南海之文將何解乎。

雍州。蓋自甘肅蘭州府之河州靖遠寧夏府之靈州繞出塞外。循河套而東至榆林府之府谷神木葭州。綏德州之吳堡清澗。延安府之延川延長宜川。同州府之韓城郃陽澄城華陰華州。西安府之渭南藍田鄠縣盩厔鳳翔府之郿縣寶雞。秦州之清水禮縣鞏昌府之西和岷州。此其北東南之界也。其西之黑水湮汨故其界亦難指實。

菲斯的人生天職論述評

英人威廉兜遜者良史也。近著一書曰德國現代史。其發端曰建設現代之德國者誰乎。腓力特列大王耶。不然。威廉大帝耶。不然。俾士麥耶。不然。今之德國實四哲所締造。四哲爲誰。一曰憂特。二曰西黎。三曰康德。四曰菲斯的。此非兜遜一人之私言。凡稍習於歐洲國故者皆所同認也。四哲之偉績可得聞乎。憂特與西黎爾皆百年前之大文豪。創造一種新文學。以詩曲之力感化國民者也。康德與菲斯的皆百年前之大學者。研究一種新哲學。以理想道德獎進國民者也。菲斯的生

於一七六〇年卒
於一八一四年

四哲著述在德國家絃戶誦固無論矣。世界各國有井水飲處

殆莫不有其全集之譯本。讀者無不受至大之感化。獨至我國人。惟康德之名或

尙爲少數學子所嘗耳。食自餘三子則並姓氏亦罕能舉之。遑論學說。嗚呼。我國

之可恥可痛可憐一至此極也。吾嘗論哲學界之有菲斯的。其開創之功不逮康

德。其集大成之功不逮黑嘎爾。

或譯黑智兒

而其有大造於世道人心則過之。蓋菲斯

的之爲教也。理想雖極高尙。而一一皆歸於力行。其言鞭辟近裏。一字一句皆能

鼓舞人之責任心而增長其與會。孟子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當十八世紀之末。普魯士之腓力特列大王。則既逝。承專制之敝。民苦窳不自聊。政治現象與社會風紀。兩皆墮落。西逼強鄰。畏法如虎。至一八〇七年。拿破侖之大軍。遂長驅入柏林。俘繫其士民。而蹂躪其疇晦女王。魯意斯幾見污焉。當是時。普之不亡如縷。普猶如是。諸小國更何論。今所謂德意志。二十五聯邦者。在當日則華離破碎。供拿翁諸將校之采邑已耳。國勢如此。則人民之憔悴委頓。豈待問者。當時所謂日耳曼民族者。無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人人皆惟亡國是憂。惟爲奴是懼。志氣銷沈。汲汲顧影。而忽有喚醒其噩夢。蹶起其沈疴。拔諸晦盲絕望之淵而進諸緝熙光明之域者。則菲斯的其人也。相傳法軍之將破柏林也。菲斯的與黑嘎爾方同爲大學教授。黑嘎爾逃往遠縣。菲斯的留在圍城。或問黑嘎爾曷爲逃。黑曰。吾所著書未成。吾確信吾書之成否。爲德國存亡所攸繫。吾安可以國民託命之身。輕冒鋒鏑。問菲斯的曷爲留。菲曰。此實現吾學說以牖導國民之良機會也。吾安肯舍旃。吾嘗以此二子之志事比諸曾子之居武城。與子思

之居衛。蓋各行其是。而其造福於國民者。亦各踐其言。吾兩皆敬仰之。而菲斯的更侔乎遠矣。菲斯的之在圍城也。著一小冊曰「告德意志國民」。至今德國兒童走卒。猶人人能舉其辭。蓋其文章之神力。支配全德人心理者。百年如一日。此文此吾只見其斷片耳。常以不得觀全豹爲憾。容當求得而繙譯之。嗚呼。豈惟其言足重。毋亦其人格之高尙偉大。有以深入乎人人之心也。夫我國人今日所處之境遇。其否塞險艱。誠甚矣。雖然。以吾觀之。猶未至如菲斯的時代之德意志人。蓋其時德意志人未始有國也。就中國基粗立之。普魯士已爲敵人牧馬之苑。以視今日金甌無缺。帶礪如故之中國。何如者。以菲斯的時代之德國。僅數十年而能一變爲俾斯麥時代之德國。更一變爲維廉第二時代之德國。而吾國人以區區目前之困心衡慮。遂乃神志落寞。奄奄然若氣息不屬。曰吾更有何事。吾待亡而已。嗚呼。其亦未聞菲斯的之教也。菲斯之所著哲學書甚富。吾學力未充。不敢妄譯。今所述者。則其通俗講演爲一般人說法者也。吾以爲是最適於今日中國之良策。故刺取而論次之。所取材非一篇。行文組織亦皆非其舊。取便讀者而已。中間尤常以鄙意導發而引伸之。或

亦讀者所樂爲是正也。

民國四年二月中日交涉告急時 著者識

人生之疑問

吾身曷爲而生於天地間耶。吾俛焉孳孳蚤作夜思以度此數十寒暑果何所求而何所得耶。此一大疑問者。吾儕蓋久已習焉忘之。雖然此安可忘者。吾自幼壯而汲汲求智識。習技藝。吾須此智識技藝果將作何用。吾勤勤焉踐道德愛名譽。厲事功道德名譽事功果於我何有。吾常與外界各方面爲間接直接之鬭鬪。敝精神賭生命以赴之。沈思諦觀。卻爲誰來爲求衣食保生命耶。爲縱娛樂長子孫耶。問吾之留此生命當有何用。吾且茫然未知所對。則生命之曷爲必須擁護自反已難索解。今卽勿作此高論。吾儕終日所營營者。豈非於維繫生命外而更有所事。吾生命業已能維繫。吾曷爲猶皇皇進取而無鑒者。以云長子孫也。子孫非我也。我一瞑之後與子孫無復關係。吾茹勞犯險以爲之計。毋乃太愚。以云娛樂也。彼娛樂者爲官體耶。爲心魂耶。如曰官體。彼官體爲數十原素所積成。刹那刹那生滅蛻變。本非我有。吾

務娛彼曷不務娛木石如曰心魂吾見夫人之愈以娛樂爲職志者其心魂之苦痛恆愈甚耳蓋人之生本與憂患俱來而娛樂之度亦至無際娛樂必與憂患相緣而所獲恆在不能相償之數以累日之苦易須臾之樂以刻骨之苦易過眼之樂諡爲至愚寧復云過等而上之則有所謂名譽觀念者然昔人不云乎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吾之求此名果又何所爲而何所得者更等而上之則有所謂道德觀念者曰吾愛吾所親知吾愛吾國家吾愛吾社會則更當問吾勞精敝神以愛吾所親知於彼何補者吾愛國家吾愛社會國家與社會則曷爲可愛吾曷爲必須愛之吾殫吾力以行吾愛其所收效果在何處能有幾何昔人亦言堯舜事業不過太空中半點浮雲吾之矻矻圖功毋乃好爲自苦凡此諸義吾儕苟當夜氣清明慧根偶動之時試一念及當不免啞然失笑又或當困心衡慮勞苦倦極侘僚無聊之頃返觀內訟心口相質則且廢然若無以自持要之此一疑問者實千萬年來人類公共未能解決之最大疑問也雖然吾儕終不能不圖所以解決之其解決之必得當與否且勿論要之吾儕必當認取一義以自爲受用之地而不然者日日所言思動作若機

械之見運而軋軋焉無停晷也曾無所嚮之鵠泯然以終古則吾之受生真可謂絕無意味且吾儕若長此瞽騰渾沌則凡百動作皆無力以自信常在然疑之間必且怯於趨善而倦於進德其所詒世患何若且勿論而已身已先自陷於酷苦之淵矣非斯的之人生天職論卽思所以解決此問題其解決之必爲正當與否吾不敢言吾信其可以供吾儕之受用而已

古今中外之哲人達士其思解決此問題者不知凡幾其言亦且汗牛充棟而綜其大概可分三派其第一派以人生毫無意義爲前提舉凡吾前段所言智識學藝道德名譽事功乃至國家社會彼推論其極皆在可以吐棄之列彼蓋求其故而不得則以爲曷爲取此擾擾爲者及進而叩其結論則謂舍樂利外更無道德蓋凡百事物之價值旣已一切參透則視善惡譽譏皆爲平等舉無足以撓其心而惟以當前適意爲第一受用此義也在歐西則羅馬末葉嘗甚昌而十九世紀學者變其相以汲其流者亦多在中國則老莊導其源而列子楊朱篇乃盡情發揮無餘蘊若魏晉以來千餘年詩人所謳歌又大率揚其波而醖其醢也故此種之人生觀其中於我

國之人心者最深而當叔季喪亂之際其浸染普及也更易此義也在賦性淡泊之人受之或可以增達觀之度益堅其隨分自足之心然既已相率於厭世枯槁無益於時若夫根器淺薄輕狡傑黠之輩而假此義以自文則稔惡可以無復忌憚古今之號稱才子名士者與夫巨魁巧宦往往縱欲敗度公然爲社會之大蠹然猶娓娓譚名理以自緣飾且安之若素而世亦莫或非之皆此種不健全之人生觀階之厲也卽如今日之中國幾於盡人不樂其生之心見事稍透者恆蹙然覺吾身爲天壤間一奇零猥潔過甚者但祈速死其餘大多數則一面咨嗟歎歎一面假日媮樂而社會萬惡之叢乃日新而月異究其實則所媮之樂能得幾何而當前之苦與之相乘者已不啻倍蓰什伯而未來永劫之苦之隨其後者更無論也此第一派之說不足以解決此問題而徒流莫大之毒於社會既如是矣其第二派以人生罪惡爲前提謂此五濁惡世實爲罪孽淪陷之區凡有生者皆如重梏之囚惟當求解脫不更念他事此義凡宗教家皆唱導之雖其出世遁逃之程度方法各有不同而鵠則略歸於一其最高尙最偉大之宗教如佛教者其厭棄人生之心亦愈烈故發宏願

欲舉一切衆生盡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其慈悲智慧豈吾儕鈍根所敢妄擬議雖然以俗諦觀之則衆生曷爲而生爲待滅而生也以滅爲目的而以生爲手段爲事已不可解且云滅盡滅可盡乎旋滅旋生毋乃多事而況現在含生之傳教以求速滅能傾聽者復有幾人終已不能絕對普及而此現生未滅之人類則茫然不知安歸更不能於現世中得安身立命之道其不周於世法也亦明矣此第二派之說雖高妙而不適於解決此問題也其第三派則以人生實有天職爲前提謂人生於此世確有一大目的爲貫徹此目的故斯有種種之責任隨其後苟信受此說者則能知有生之可樂而對之發生興味知有生之可貴而對之發生義務心以人生觀論之此派可謂最健全者也然所辨論者則在其目的之何指若所舉目的爲個別的而非普及的爲一時的而非繼續的則只能資一時個別之人受用不能繼續以普及於人人也又緣目的而發生之責任倘使片面的而無以爲償則其道大穀反天下之心天下弗堪若我國之宋鉉墨翟羅馬之斯多噶雖其道術難能可貴而不足廣被垂遠以爲教此第三派最適於此問題之解決而論旨之內容又當有

擇也。非斯的者。則屬於第三派。而吾認其論旨之內容爲較完善者也。今請以次敘述其說。

人生各自之天職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自來解釋此語者。言人人殊。而非斯的之說實能發明之。非斯的謂。吾儕欲自知其天職之所在。則有一義焉。首當確信者曰。我曷爲生。我爲我而生。我曷得存。我爲我而存。我曷爲勤動。我爲我而勤動。故人類一切責任。更無所謂對世責任所有者。惟對我責任而已。其意謂對世責任不過對我責任所函也。所謂我者。有理性之我。有感覺之我。理性爲人類所獨有。感覺則與其他生物同之。故得名爲真我者。惟此理性而已。然此感覺之我。亦實與理性之我俱來。何以故。苟無「非我」則亦無「我」。我之知有我。緣與「非我」對待而後知之也。知有非我以與我相對待。是卽感覺之作用也。雖然既有非我以與我相對待。則其緣境之影響於我者。常繼續不斷。故自理性一面言之。其本質誠圓融無礙。就感覺一面言之。則緣受外界種種影響。恆複雜矛盾。而不相容。而人類既以有理性爲其特徵。是宜勿以感

覺之。我滅理性之。我苟爾爾者。則人類存在之價值。或幾乎息矣。要而言之。我既爲我而生。爲我而存。以我之良知別擇事理。以我之良能決定行爲。義不應受非我者之宰制。蒙非我者之誘惑。若是者。謂之自由意志。謂之獨立精神。一切道德律皆導源於是我對於我之責任。任此而已。

以上菲氏所說理性之我與感覺之我。頗有類佛教之真如無明。又如宋儒所謂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其立論之結束。更有似於孔門之克己復禮。然佛說視無明如蠱賊。務欲使之寂滅。宋儒論氣質之性亦然。務欲使之變化。克復之義精矣。然視己若敵。而禮反似外鑠。猶易滋學者之惑。菲斯的則以爲外界之「非我」有時固若爲害於我。有時亦大有益於我。卽其所謂害者。按諸究竟。仍不外爲相益之一手段。其說詳下故其教人也不仇視。感覺作用。惟在整理而善用之。其言謂人類對於自己第一之本分。莫要於完其理性。理性如何而能完。則在修養其自由意志。使發動時不至與理性矛盾。此其言與吾先哲所謂率性盡性若合符契。雖然菲斯的又以爲吾人之性能其本體。雖唯一。然因外界緣境千差萬別。吾不得不運用吾性能以應之。

而諸性能遂緣此易失其統一性而互相矛盾夫性能以單純爲體而以複雜爲用原不足病也非複雜則無以盡性能各部分之功用厭複雜是自窒其性也然當使複雜之用常得調和而無致傷及本體此蓋非有一種特別伎倆不能致焉以何道修養而始得此伎倆此又吾儕所當務也復次吾儕當應接外界之時苟理性之發達未完則常隨體屈曲浸假爲外界所役而主奴易位其極也能使人格喪滅若何而能使我常制物而不制於物若何而能使物皆效用於我而我常盡其用是又非有一種特別伎倆不可焉以何道修養而始得此伎倆又吾儕所當務也

菲斯的既陳述此諸義乃下一結論謂人生究竟之目的惟在使吾身與吾固有之本性一致融合而已然欲得此一致融合又當使外界與吾對於外界之觀念一致

融合

所謂外界者略如佛經所指六塵所謂吾對於外界之觀念者略如佛經所指六根康德所謂至善者此物此志也夫既

曰融合一致則更無分別相之可言故天下之至善惟一而已雖然爲多數通俗人說法仍可從二方面以區論其性質其一吾儕行爲所從出之意思與自由意志之觀念相一致此則所謂道德也其二吾儕之合理的意思與外界事物相一致此則